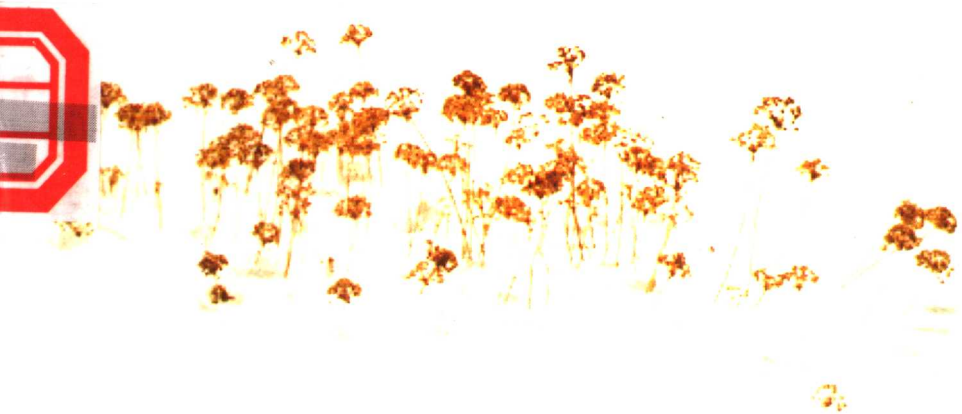




幽藏史略之

# 牧 浅 人

孤采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2002)第 01376 号

幽藏史略·牧浅人/孤采 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1

I.幽… II.孤…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39.5

### 幽藏史略·牧浅人

---

作 者:孤 采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邢台新华胶印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印 张:11 字数:230 千字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数:1—5000 册

定 价:  $\frac{\text{ISBN}7-5387-1153-8}{\text{I.}2162 \quad 21.80 \text{ 元}}$

## 《幽藏史略·牧浅人》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余每相契而诵之，未尝不怅然与文，不堪于胸，废卷而一时不知所从。然岂独余乎？夫王右军兰亭之嗟，陶渊明草泽之勉，而或苏子瞻赤壁之哀；及天下仁人志士，四方血肉之躯，胡不然哉？是故古人云：生死亦大矣。

既自深感其中之所蕴，余遂少怀鸿志。而入学西京来，禁世俗之游好，蓄志气之博才；虽无惊人之名，亦得慰心之获。知行之间，唯秉性傲直，人曾谓之过。然余尝云：宁傲直不自卑，方谓自信；时傲直而不自满，可达高尚。唯高尚自信者，能真恶人而致于真爱。故疾恶如仇者，势必敬人以德。何谓也？恶可恶之人乃自尊，敬可敬之士乃自敬也。况而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得益于己须自信，得益于人须敬之。相兼而莫相违，学者之道也。夫天不怜生之短促，而使其无息；地不怜人之愚微，而赋其德慧，何不自爱自重矣！人不自重，莫过自卑；人不自爱，莫过无为。君不见，竞风流于时代者，还看于今朝；落德高才重者，慧泽于古今。然其非沧海之一粟哉？盖世间有感于斯者，渺沧海一粟又如何！而真上风流德才之境界者，非自修不可达也。虽前人烈士有之，于我等而不能发现于世。真正之德才，在乎真正之自我；须一生发明独创于世哉！故临川慕鱼，终不如退而结网。倘不然，明镜高堂悲白发，此生不亦枉矣？虽兼恭寡言，等闲之后空悲切，不亦悔之迟矣！是故，非傲直者不能真自信，非真自信者不能真有所为，非真有所为者不能真自爱。人不自爱，何论敬人爱人矣？故《宋史》有云：“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然苏轼岂无爱人敬人之德才乎？余虽不才，亦莫敢易矣。

至若此书之出版，余亦颇有感于心。一者，古典文学研究家、学者王纘书先生，散文家、学者成宗田先生，作家、小说评论家马宽厚先生，作家、著名新闻工作者丁剑先生；为余前辈学师，于余学业生活皆有海恩。当以深谢。再者，寒雪、溪流、萧剑，皆为余同窗挚友；刘泽慧、陈聪，于余思想生活亦各有所激励；兹以在此共勉。三者，余主倡客观形象与作者之思想个性互存并现。是故作者所观之处，亦必是所思之处，录其所观而摒其所思，不亦抹煞此时之客观矣？盖观思并录者，其行文如随笔杂文，却时有批判形象贯穿其中。虽伤于传统而面目大非，却不失之为新文本。余冠之批判小说主义。况凡为文者，生而有个性立场；即便不予言表，其文亦自成据证，何必虚伪掩饰？是故大雅在于明辨，谐美不从暧昧。此书实为探索之作，或不属固有小说之列，阅者勿先自以小说衡量之。既为探索，难免不能融会贯通。譬如雪桃之生五月，天时地利尚不备，焉能不涩？然涩有如何，不失鲜矣！余捧其涩而换取人怨，实乃以人怨师于日后之作也。盖怨者，不亦阳光水分乎？有此人怨，何畏无成熟之日哉！

余涉世未深，虽偶有思想，实为泛泛而论，故此卷谓之牧浅。余之行而有止，书道则深远无尽。此书笔法随散，加之学业在身，虽脱稿先于《生存与悲剧》，定稿终在其后，而来一度春秋矣。每自察省一岁之所为，无不觉事与愿违，心有余而力尚浅。往往过失纷杂，而疏于改之。实乃不懂不慎，不专不笃之弊也。往昔自鉴，以追来者。今此卷告成，遂又了一心愿，当以此激励，追求绚烂之真知，而自强不息。

屈子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为序。

孤采辛巳年七月廿九日于西京盛夏大雨中。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盛夏的果实  | 1   |
| 第二章  | 这屋子太暗  | 10  |
| 第三章  | 自由的代价  | 20  |
| 第四章  | 别问我是谁  | 37  |
| 第五章  | 圆形的地球  | 59  |
| 第六章  | 黑夜给了什么 | 73  |
| 第七章  | 无产阶级的爱 | 81  |
| 第八章  | 大意失荆州  | 95  |
| 第九章  | 来吧媒婆   | 107 |
| 第十章  | 雨一直下   | 118 |
| 第十一章 | 冰人时代   | 131 |
| 第十二章 | 灵魂的归宿  | 142 |
| 第十三章 | 爱的行而上  | 156 |
| 第十四章 | 我的冬天   | 166 |
| 第十五章 | 男人不是筐  | 176 |

|       |       |     |
|-------|-------|-----|
| 第十六章  | 气球的肚皮 | 184 |
| 第十七章  | 世界空虚了 | 193 |
| 第十八章  | 我被骗了  | 209 |
| 第十九章  | 单身情歌  | 220 |
| 第二十章  | 缤纷记者  | 230 |
| 第二十一章 | 传统与现代 | 240 |
| 第二十二章 | 恶之花   | 252 |
| 第二十三章 | 烟雨烙   | 261 |
| 第二十四章 | 西边的太阳 | 278 |
| 第二十五章 | 迷惘在世界 | 291 |
| 第二十六章 | 梦断南泥湾 | 304 |
| 第二十七章 | 难道沉默  | 320 |

## 第一章 盛夏的果实

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列夫·托尔斯泰

有人走向自己的邻人是为了寻找自己,  
有人走向自己的邻人则是为了欣然失掉自己。  
你对自己的错误的爱使孤独成为你的牢狱。

——尼采

沧海学社里刹那间静了起来,就如万籁俱寂的黄昏。叶倩那凄美的声音仿佛正在穿越着时空:都市的河边,有座篱笆围起的花园。花园的主人是一名叫倩的漂亮野人。夕阳让繁华的古城披上了一层没落男人的色彩。篱笆下,漂亮的野人默然坐在微风之中;河里涌起了浪花,任风拂过她美丽的身躯,想起了一万年前的往事。那时候她浑身毛茸茸,赤裸在天与地之间。她就这么想着、想着,便做了一个梦。梦见时光分娩出了一座古城,而守护它的人却越来越少、越来越懦弱,河边最美丽的一朵花也就凋谢了,一切便成了荒漠。终于,苍黄的天空下起了泥雨,那不是她的眼泪,她的泪水已流尽……

漂亮野人的眼睛并没有干涸,还有哭笑皆非的最后一滴泪水在与一万年前的往事告别:曾经我以为,生命存在着便是活着;现在我到底为了什么而存在着,我都不知道了。什么是所谓的快乐,什么是所谓的痛苦,什么又是好好地活着?太多的虚伪,太多的欲望,心灵已枯竭了,而换来的无非还是孤独和麻木。当我象一个人的时候,世界没有把我当作一个人;当我不再象一个人的时候,世界彻底把我冷落了……我真的很怅,但我知道,只有在我怅的时候我才是真实的,因为在那一刻我得到了生命中最真实的爱。在天

与地之间宇宙运行的过程中，我恍然而悟，使我得到爱的不是从前我所爱的任何一个人和世界，那正是我自己。我爱故我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失去自己；自己，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个性。

世界恢复了它的喧闹。人们仿佛一片欢呼，为他们的秘书长这走出失恋的告白而欢呼。几个月的短暂爱情，让她几乎看透了一切。莫名地发了这么一些感慨，我以为她要长大了。然而恰恰相反，现代人的最大特点便是，激情就是激情，灵感就是灵感，没有任何的深刻意识可言。在这个时代，或许女人唯一的伟大之处就是他们惊人的可爱。看着她从演讲台上轻松地跳下来，看着她为敢爱敢忘而得意的笑容，我禁不住叹息起来：一场风花雪月过后，她又要回到从前了，回到她的野人花园里去了。

我与叶倩是大学军训时最初相识的。她英卓的姿势在指导员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我们认为她的动作标准程度和优美程度绝对超过了指导员。因此，有一段时间她负责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后来人”练习正步走。当我们渐渐熟悉起来时，才知道她竟然是我的老乡。那时刚来西安不久，没几个认识的人。每每独自徘徊在校园内外、大街小巷，心中便隐隐生几分寂寞之情让人惆怅。孤独的心中总吹着夏日黄昏的风。有时偶尔望一眼路边的芭蕉，象一个被遗弃的女人在昏沉中恼怒着，给人的感觉又只是莫名的失望。可能是因为这些缘故，有一段时日我与叶倩经常一起徜徉于湖边小径，漫步于柳外亭台。时值天气异常闷热，她嘴里不断哼着：最近有点烦，有点烦，有点烦。然而这些烦恼，注定永远要在她的开朗面前黯淡无色。她说话说到高兴时，便禁不住用手连连拍打我的肩膀：老兄，你说可笑不可笑。

她这一点令我非常烦感，理由是没有一个女人的贤淑文雅；尽管布莱克在他的作品里一再宣称：独特化是优点的唯一标志。后来她也嫌我多愁善感、乏味、没有男人的帅气。她说：我发誓要离开你，到那快乐的地方去。我便不屑一顾地回答她，我也会去寻找

自己的乐土。然而她却并不信任我，用那种居高临下又明显地过于粉饰，俨然一副古希腊女神的口吻对我说：“我已对你有所了解，在这不很长的时日里。江南的落花会使你在忧伤中想起不堪的往事；塞北的寒雪会使你迷惘在怀念温柔的痛苦里；钢筋水泥丛林中没有你希望的诗歌；舞厅里灯光和女人的颜色最令你厌恶；永远都不会走出你的往昔和无知，天下虽大，但已没有了一个快乐的地方让你寻觅。你只能栖息，最终在一个失去了任何理智的世界里。即使现在我也无从知道，她的这些话是不是早有预谋的。只记得她当时脱口落尽后，拍拍我的肩膀便一走百了，弃我而去，就如一抹浮云随风飘走，没了踪影。再后来，便听说叶倩真得一头扎进爱河里沐浴起来了。时而流连于碧畔，相偎相依；时而放纵于舞厅，如随流星；但更多的时候是见诸于公园，缠缠绵绵。没想到她动起感情来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浪漫绰绰有余，她一贯的作风倒收敛了很多。恋爱没有理智可言，是一种艺术的外现。怪不得有人曾说，在恋爱中每个人都是诗人。

沧海桑田，时过境迁。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在这二十世纪最后几年，大学城里的男男女女并不充实。在这里没有繁重的作业，也没有从前为高考而加班补习的恶例。一周休息两天，考试“六十分万岁，管它分配不分配”。他们的神经，无时不被围墙外五彩缤纷的都市世界所刺激着。诱惑和浮躁的焦虑早已充塞于他们的生活之中。他们多半怀疑或承认自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人生一世多少梦，随风飘落，恍惚一去多少年，留下了什么？类似这样迷惘时的内心独白，可在书桌上、墙壁上屡见不鲜。他们向往充满所谓存在主义色彩的墙外世界。他们经常自叹不如前辈们，仿佛失落了渴求知识的欲望，而处在了一种不甘如此又无能为力的困境之中。相当多的象牙塔人在心里不由自主地强调，恋爱已成为大学生活困境的唯一解决途径。当然，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他们也并不以为自己已进入了拥有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因为他们不能大把的

赚钱、花钱，他们甚至不甘心，一天天一年年把钱都交到校方的财库里。他们很无奈，在他们看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自我尊严便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获得金钱和爱。所以无论是否殷裕，他们都很惭愧。进而向往小说里、电视里描绘的那样：一个搂着一大群外国女人，大把花钱的世界。然而在这样一个时间与地点里，注定他们鱼与熊掌不能兼得。除了一些发誓要盗尽国库财富的超级黑客和一些极富现代气息而又孤独迷惘地寻求发泄的人，天天泡在机器堆里外，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为情所困、因为爱所以爱的游戏中。

其实生活在这繁华、开放、骚动都市里的人们，都不甘心做没有故事的人。尤其是衣食不愁的他们，或湖边轩榭，或园中亭台，恋爱一时蔚然成风。一对对痴男怨女，大厅广众之下相依相偎、即兴狂吻，是每日必备的生活秀。这就是校园部落里的生活，这就是《泛爱一代》在沙漠里满心游戏的绿洲：

你永远不会明白我将离去你也要走  
但彼此已感觉到心血是一脉倒流  
在一起，就如誓言已发霉  
在一起，好似一堆烂铜生锈  
在一起，再也没有一丝诗意

既然如此，为什么样还在一起  
不在一起，誓言早就千回变臭  
不在一起，烂铜就会万般腐朽  
不在一起，百分之一的诗也没有

虽然如此，还是不能在一起  
不能在一起，到底别人在一起  
不能在一起，就有在一起的追求

不能在一起，通俗歌曲才有源流

在一起？不在一起？不能在一起

除爱以外我们还能找到什么理由

虽然宪法没有规定学生不准谈恋爱，但每一个校方总不是很情愿地纵容他们。为此校方也曾制定了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加以禁止。但这又如何能禁止得住，曾经就有一个人物断定给人类说，欲望是不会消灭的。每当这样那样的禁令压到他们面前时，总不免会被臭骂一句：万恶的旧社会！有的院系，不止一个院系，针对这种情况以“大学生能否谈恋爱”为题展开了辩论。在利害抉择面前，好的辩手总是不能被校方收买，而云集到正方。所辩论的结果往往是：大学生可以自由恋爱。一片欢呼声中，仿佛总有德高望重的系主任站出来补充一句：千万不要过火，出了什么事，大家一起摊麻烦！又是一片欢听声中，不见了系主任饱经沧桑的踪影。

终于校方对“一些行为恶劣的恋爱至上者”作出了开除学籍的处分后，人们才如受惊之鸟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清醒般收敛了一些嚣张的气焰。学校里无论白昼黑夜仿佛平静了许多，骚动的氛围也渐渐变淡。叶倩在校方列“黑名单”之前便失恋了，否则一定劫数难逃。然而她却经常在我面前发起脾气来，抱怨她那不争气的男友经常断电，而不能使她们的神圣爱情升级到“吻兜死二千”（Windows2000）。据说，在被校方删除的“吻兜死二千”无奈地离开硬盘之时，送别的全是青一色的格式化情侣，人们纷纷怀着羡慕之情与他们挥手祝福：在校曾为连理枝，在外愿为比翼鸟。更有人声称，要为他们备份一部“现代爱情悲剧”，称他们才是个性的爱者。就是因为没有获此殊荣，叶倩才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引用诺曼·古现的话：现代人是废物！而且让我永远记住这句话。

倘若恋爱自由，文化学术不自由，那么这样的学校简直就是无可救药了。然而在现代中国大多数的普通高校中，总有几个教授

把那学术领域权威化，大有“只须州官放火，不须百姓点灯”之病症。仿佛知识只能在他们身上得以延伸似的，其他无名之辈注定无法突破即有成文。然而我很庆幸，我所在的大学在当今中国可谓是相当开明的，这协会、那社团，名目繁多，百家共鸣。但是不尽人意之处便是，至今没有一篇象样的论文见诸于世，一切仿佛只是讲究脸面排场的虚设而已。学社的成立论功我最大，连“沧海”这个社名也是我命的。想当初，我们三个来自不同省份的文学爱好者，相聚浣月亭一起商议社名时，什么“浣溪沙”、“西江月”、“蝶恋花”之类都不能令人满意，直到我脱口而出“沧海”这个名字时，大家方才一致通过。觉得无论形象还是蕴含上的意义都比较适宜，因此我也被推上了社长的位置。

无疑，中国校园文学现已走向了没落。受社会风尚的影响，当我们满心的爱情被物质的魔法所镇慑，性爱也被掠到另一个世界里越来越变成一种商品时，文学也沦为了艺妓的表演。堕落的时代产生堕落的作家，堕落的作家便产生了堕落的作品。然而这一切归根结底，乃是依赖于越来越堕落的读者这一基础之上的。堡垒往往最易从内部攻破，为了给不景气的校园文坛吹一缕春风，我们象国企改革一样不仅责任权利明晰，而且还给我这个社长立了宪，约法三章。改以权治社、以人治社为以法治社、以德治社。据此，我原先提拔的女秘书，都被理事会给我解雇了。后来我便推荐了叶倩，当时他们单就冲着这个美丽的名字也据不接受。后来见了叶倩其人：寸许的短发、洁白的衬衫、浅蓝色的牛仔裤、阿迪达斯运动鞋，方才召开议会，一致通过让叶倩担任秘书一职。

我不知道在人们的心目中生活是由什么组成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一种远离生活的生活被人们所忽视了。但是它们的确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尽管看上去与生活有些距离和隔膜。那就是思维式的精神生活。希望人们的视野更加的开阔，更加完善地关注真切。最近某报上大谈失落的小说精神，首先批评我们所谓

的作家们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感的沦丧：作家的责任就是审视人的生存状态，是存在的勘探者，当下的小说也注重人物，但在人性和性袒露中多是物欲的贪婪与放纵……我们沧海学社对此也专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于是我们便进入了那种精神思维式的生活状态。

有人在会上大声疾呼、质问，整个会场一片哗然。更有人站出来针对时下的晚生代作品作严肃的声讨，愤怒的指出：《上海宝贝》中的主人公 ∞∞∞ 把自己脱光了后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游荡了一回，从里到外充满诱惑与性感的东西在大众面前毕露无遗；她很聪明，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她沾了一些在这个悲惨世界里生活的人们的光——一种上升到强奸意义上的目光。这就是人们的眼光把小说的纸张蹂躏得破烂不堪还要在里面寻求慰藉的全部理由！然而她无疑是走错了，因为娼妓的意义就是引诱进而卖淫，当人们一旦经常被引诱并且突然明白她本来就是以卖淫获得某种利益的婊子时，事实上她就是一个娼妓了，娼妓的下场自然不用说了，从里到外都被商业了一番的她，下一步该怎么办？所以《上海宝贝》的最后一章，显然是她何去何从的迷惘。

听后他的发言，我不禁暗中一怔。整个会场顿时沸腾起来。每一个与会者或听懂或听不懂的，都对那人铿锵有力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和亢奋的表情。我的心却在这沸腾欢呼之中莫名地冷静下来。想不到我们的作者们竟悲哀到了这种地步、竟可怜到了这种地步。在他们中间有谁敢站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不是上述发言中的强奸者？我侧脸问叶倩那人讲得如何。她的回答更让我吃惊：歌德早就曾说生活是一名娼妓，他说的那是狗屁！她小声说完，满脸泛笑。而我听后却是深感惭愧，两颊不由得涨红。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墙角里站出一个社员如此的一句质问，使得整个会场在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有人赶紧与那人补问了一句：“你说的那种现象能不能具体一些？”那人犹

豫了一下回答她：“作者与读者在今天似乎变态地对立统一，通俗点即文字淫荡而读者好色。”我的心又不禁为他的回答一震。一片黯淡加平静，环顾四座，仿佛人人都在有所思。

“现在我宣布散会，这问题大家在下面认真思考一下。”叶倩这壮举使所有理事感到了震惊，大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势。这似乎超出了她的权力范围，然而社员们却都趁机匆匆离去了，跟某地市的什么机关开会时一提到为老百姓解决某问题便宣布散会一样，我们也散会了。

“你……你怎么……？”

“你什么你，不散会干啥，难道你能回答得了那问题？”我被叶倩反问得一语不吭。走出会场便融进了烈日炎炎的夏日。一把把太阳伞就是一道时尚亮丽的风景线。各种纷呈的颜色使世界又恢复了它的五彩斑斓。为了学社的一次交流会，叶倩便与我一起冒了酷暑，乘车到南郊的某高校作通联活动。夏天的西安简直就是一座火炉，每一条拥挤的街道都是一根通红的炉条。浮躁、焦虑、烦闷是夏天走在大街上的每一个都市人的主要神情。整个人群陷入一片骚动之中，西装革履的白领焦急地看一下表上的时间，打扮妖媚的靓女边走边从包里掏出镜子在路边的树荫下抹口红。时代也仿佛在这季节的煎熬里越加的喧嚣不安起来。

生活在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中的人们，在这繁华的大城市里整日为工作忙碌，为家庭操劳，为隐私费心，那种由于生活的需要而保持着依赖他人理解、沟通的感觉，已逐渐地被社会被机器主义磨平了。在这骚动不安的人群里，你可以从不同人身上窥到，每一个表情动作都是某种生活的机械复制。毫不留情地说，如今人们已沦为了生活中的机器，机器中的机器。这种机器主义每一层面的扩展，都是以排除掉某种最人性的行为和情感方式为代价的，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悲哀。安逸把人们隔离开来，而在另一方面，它又使醉心于这种安逸的人们进一步机器化。可以说，住

在大城市里人们，已经退化到某种野蛮状态中去了——就是说，他们的悲哀在于，别看他们拥挤在一起，其实他们都是孤零零地并且随时可以为这种孤零而付出一个卑鄙想法的可怜的人们。

听了我的话，叶倩禁不住有了些精神，紧追着我的脚步而且抓住我的胳膊不放。我疑惑地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她感到很可怕。害怕？她指了一下周围的人反问道：“你不是说他们都是野蛮的吗？”我恍然而悟，进而莫名地洋洋自得起来。

我们来到一条马路边的站牌下候车。这条马路只是来往的汽车，站牌下除了我与叶倩便没有几个人。叶倩环顾了一下四周的高楼大厦，竟名目张胆地在无烟街点着了一只烟。她不屑一顾地把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捏着香烟，作出都市靓妹最流行的站姿；而且故意避开我气愤的目光，然后向天空吐了一口烟，近而用捏着香烟的手指着前上方，不知又引用了谁的话危言耸听地说：“太阳你要小心你自己！”这就是我最初相识的叶倩，我禁不住被她下了一跳！

## 第二章 这屋子太暗

可能有人诧异了：怎么会呢？鲁迅先生明明说那是“吃人的”，应是全盘否定的态度。其实这些诧异者们忘了鲁迅先生的急救法：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社会的发展不一样，因此先生毕竟认识到了，这屋顶在任何时代都有其不可泯灭的价值。而其之所以不得以而为之——拆顶，醉翁之意乃是开窗，即打破凝滞而优化发展。我们只看到了他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而不能窥其伟人心底的真正希望，岂不哀哉？其实鲁迅先生早在《文化偏至论》里就说：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不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我们却又视而不见，这又不得不让人感到悲哀！

——《牧浅》

西安古称西京或长安。南依秦岭，北接高原。座落在退可固守如坚，进则兼济天下的关中平原之上；自古既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十三朝在此建都。自秦以来，经过汉唐，更有达官富贵，四海族民，八方骚客文人，汇聚于此。天国府地，王气凝重。融纳古典遗韵，尽揽历史风流。

这是我对古城最初的理解和认识。然而一切俱往矣，如今的西安却少了深沉而多了浮躁。提起古城，或许人们能想到新蒲细柳，曲江丽人；或许还会想到夕阳残照，汉家陵阙。唐以后这些往日的繁华便了无陈迹。而在大多数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有“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才是西安的正宗形象。依照中国五行观念，西方属金，本多肃杀之气，何况又是一座有的青砖高墙的废都。西安的确和郁达夫笔下的北京一样都是属于秋天的，然而它却比北

京更富有故都的意味。历史上的西安，有过嘹亮的号角，有过慷慨激昂的塞上曲、凉州词、燕歌行，也有过轻歌曼舞、美轮美奂的霓裳羽衣；而现在，听着那塞车时喇叭的呜咽，目睹那冷漠拥挤的人群，的确让人感到了岁月的无情，还有世界的那份心底的苍凉。

作为西北经济文化中心，西安自有其繁华复杂的表里。西安的楼房，难以跟北京上海相比，但古城毕竟现代化了。然而它的现代化，在人们看来只是一种复古、挖掘古韵的手段。一座座楼房很难用“摩天”形容，它更是向横的方面多了些。在人口爆满、住房拥挤，寸土亦贵十金的今天，它的横的建筑模式，当然不是大秦帝国阿房宫般横卧百里，要不然整个关中平原之上恐怕被一片瓦砾所盘居。西安更不敢变成上海、北京、大连那样的现代，直插云霄的高楼大厦会把古城的心刺痛的，会压碎它生存的意志。西安正是利用其世界四大古都之一的条件，挖掘古、利用古。况且一个城市的建筑风格总是寻求其与历史、人文、地理等方面的因素紧密联系，以求得某种生存发展的和谐。所以西安的建筑不求高，但要巍；不求长，但要大。于是鸟瞰西安，秦砖汉瓦，琼楼玉宇，参差叠落于庞大巍然的建筑之中，更有古刹宝塔、明湖轩亭相簇点缀其间，然后是明清古街，轻描一笔，如丝沾附而尾随其里。

对于西安我不敢再恭维了，如今的确变了。那种遥远沧桑的感觉仿佛已很难找到。而不久偶然的一次机会，在另一个西部城市，我却感到了那种意味。宝鸡古称陈仓，自古为汉中与关中之间的交通要道。汉高祖刘邦用韩信计偷渡陈仓而定三秦，便发生于此。于是便有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成语典故。尽管是在盛夏，遐想那古战场的萧条，边关山土的苍劲与荒凉，以及韩信的人生悲剧，不禁让我触景生情，凭吊起来。待回西安时遂成《浪淘沙》一首：

沧海桑田，风流云散，英才自古与寂寞。刀光剑影蓦然间，古道尘卷。人生悲离迁，红尘世外，一片痴心吞恨眠。自古知遇难寻